

38

文娛隊連

兵演兵評獎作品專號



德
批
新

前鋒文工團編印

1950.5.20.

編 者 的 話

這一期刊登的胡鐸、姚進功……等七個劇本，都是這次兵演兵檢閱中評到獎的作品。這些作品的產生顯示了我們全軍自去年十二月份以來開展兵演兵運動的成績；也為今後兵演兵節目的創作，指出了方向。因此，我們認為有向全軍廣泛介紹的必要，其中「爭取學習模範班」、「上尉狗」二劇，~~我們認為~~是值得向大家推薦和推廣的。

「爭取學習模範班」是一七六團二營機砲連進行共同綱領教育時為了配合教育的動員而由戰士創作的。形式短小、活潑，快板流暢，說明一樁事情，解決個比較具體的問題——不是解決保命、動搖、享腐化樂……等基本問題——及時，有力，正符合於今天開展兵演兵運動的要求，同時，它又是直接從現有的兵演兵水平上提高的作品，對兵演兵來說，更有指導價值。「上尉狗」也產生自連隊的共同綱領學習中，當政指正在上「三個敵人」的課目時，一個解放戰士根據他在蔣匪軍當兵時所聽說的實事，編了這樣一個戲，一邊上課一邊演出，不到一刻鐘，就能演出一次；緊密的配合了當前的任務，有力的諷刺了敵人，也活躍了課堂空氣。這兩個劇本，在軍兵演兵總結會上認為是今後兵演兵創作可以提倡的方向，希望大家向着這個方向努力，在緊張熱烈的練兵中，在解放東南沿海島嶼及解放台灣的渡海作戰中，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來。

以後，如果條件許可的話，我們主觀上想把這個刊物的編印、出版工作經常翻來，希望大家源源賜稿並不斷予以幫助與批評！

怒

12

目 錄

編者的話

- 胡鐸 (3)
- 姚進功 (25)
- 十一塊銀洋 (43)
- 一連攪了個兵演兵 (58)
- 爭取學習模範班 (72)
- 學文化 (83)
- 上尉狗 (100)
- 唱英模 (105)
- 全軍兵演兵的評獎經過 (113)

胡 鐸

一七三團戰士 張樵 王鳳全 崔京鉛
徐家鳳 向從軍 葉榮春 陸奇楨 李慶蘭
卽培恩 方勳臣 張元三 王玉民 集體創作
一七三團文幹 胡德坤 師文工隊 整理

第 一 場

地點：黃河北大練兵時的一個炊事房

人物：胡 鐸：工作模範（南樂參軍炊事員）忠厚。

大 麻 子：較落後（南樂參軍炊事員）。

老 王：解放戰士（炊事員）。

炊事班長：樸實。

通 訊 員：活潑調皮。

啓幕（風聲，鷄鳴聲，胡鐸挑水桶上）

胡：（向內）班長！班長！快起床吧！（內班：唔！胡鐸挑水下，班揉眼出）

班：好大的風呀。噫，水缸滿啦！喂，你們快來吧！

王：（帶睡眼出）噫！還有個水桶呢，水桶呢？

班：你還沒有睡醒啊，每天不都是胡鐸挑的嗎？

王：唉！胡鐸真是……

班：你快洗臉，合麵吧（麻子上）

麻：天還沒有亮，又叫起床，多睡一忽兒不好嗎？（坐在一邊打瞌睡）

王：（大聲叫）喂！你一起床就打瞌睡，人家什麼東西都攪好啦！

麻：是你攪的嗎？還不是胡鐸攪的！

王：不是我攪的你也不該打瞌睡呀！

麻：（自語）好冷啊！（抬頭看見班燒火）呃，這倒是個好交易，

班長，讓我來燒吧！

班：我燒吧！我燒吧！

麻：我來燒，我來燒！班長！

班：呃！太麻子啊，今天怎麼啦，那兒來的這麼一股子勁？

麻：人家胡鐸一貫那麼積極，咱也不能老掉在人家後頭面！

王：別吹了吧，你這個積極還不是冒充，就是有，也只是羊拉屎，
「一點兒！」

麻：班長也講我積極，怎麼你還不服氣？

王：瞧你還說得出，人家胡鐸夏天燒火不怕熱，冬天挑水淘米不怕冷，你呢？他媽的，夏天出五百塊錢請你燒也不幹呀！冬天搶着燒火還不是怕冷？

麻：我比不上胡鐸，比你可總強些！

王：你比我強什麼？

麻：就拿劈柴火來說吧；我光看胡鐸一有空就在劈，你呢？連碰也沒碰啊！

王：你呢？

麻：我曾怎麼也劈了幾下，不信你問班長去。

王：你！老王賣瓜，自賣自誇，我知道你大麻子心很多，會說漂亮話，咱問班長看到底那個好！

麻：好，你叫班長講！

王：班長，我和大麻子兩個到底那個好？

班：你們兩個啊？一個是半斤一個是八兩，差不多。

王：麻子，差不多。（麻不坑氣）

班：你們兩個光會吵嘴，工作揀好揀孬，人家胡鐸起早摸黑，工作總是積極的幹（對麻）你還記得吧，在新兵營的時候，多少人鬧着要請假回家去看看，有人對胡鐸說：胡鐸啊！你家去看看吧！他說看啥？咱才出來力氣還沒有出就想家，可不合適。他總是拿這樣話來回答人家的。

麻：班長，你一提我剎也想起一件事來了，那天他瞎眼的娘來看他

，一碰面，只說一句話：「娘，來啦，坐坐。」他還是幹他的活去啦，還是事務長跟他娘拉了半天呱。我很奇怪的問他，他說：翻身的家又不少吃不少穿，沒什麼急事，還是工作要緊啊！

王：你知道他這樣好，爲什麼你三天兩天想家，吵着要回家看看，爲什麼不向他學習呀？

麻：我早跟你講過，我又不想立功。（潑掉洗臉水，通上）

通：什麼人攪的鬼呀？

麻：馬馬虎虎算了！

通：好，這是你潑的，揍你！

麻：對不起！起不起，我跟你措。

通：炊事班長，水燒好沒有？

王：水嗎？還用你這小鬼着急；咱炊事房不是吹牛，你要啥有啥。

麻：你別吹行不行？咱炊事房要是沒有胡鐸的話，恐怕到現在你連涼水也拿不出來喔！

通：你們先別吵，我講個怪事給你們聽聽要不要啊？

衆：什麼怪事呀？

通：咱們連部那家老百姓的那只水缸真有鬼。

麻：什麼？水缸裏有鬼？

王：你別胡扯了，咱們解放軍從來不信這一套的，你別替迷信當宣傳員啦。

通：是真的，那個水缸每天晚上用得乾乾的，缸底總是朝了個天，可是又沒有那個去挑，一到明天那個缸就變成滿滿的一缸水，你們說怪不怪啊？

王：他媽的，可便宜你這個懶鬼啦，今後不用挑啦。

麻：我看這個水缸成了寶貝了。

班：世界上那兒來的寶貝，只有咱們的生產勞動才是寶貝，我看半夜一定有人挑的。

麻：白天有人挑還說得過去；半夜三更誰跟老百姓去挑水？

通：對呀，就是這個才怪呀！

班：怪什麼？一定有人挑的！小鬼，你到說句老實話看看！

王：小鬼，別裝蒜啦！

通：（快板）那有水缸會變寶，解放軍從來不信這一套，水缸一點不是怪，確實半夜有人挑。

班：我說半夜有人挑吧！

通：那你猜猜看，是誰挑的？

王：連部的事你不知道，我們怎麼知道？

通：（快板）要知道誰把水來挑，告訴你，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白）喂，是咱們連裏勞動觀念最強，羣衆紀律最好的一個，你們再猜猜看。

麻：那還不是我！

王：你要鼻子不要？

班：這個沒有別人，一定是胡鐸。

通：對，老傢伙，給你猜着了。（板）胡鐸嘴裏常常談，過去幹活爲人家，參軍爲着自己幹，工作迫就不想閒，（白）他啊，每天天還沒亮就起床，幹完了伙房工作就替老百姓挑水，還把大便收拾起來晒乾了送給老百姓當肥料，可是你呢？（對麻）早上起來就烤火，去你的吧，讓老子來烤烤火。

麻：好小子，你要烤火也不要推人啊！

王：小傢伙，這幾天有什麼好消息沒有？

通：好消息多着呢！

衆：你講講聽聽。

通：（板）西線兵團打得好，洛陽給咱包圍得牢又牢，這個月殲滅敵人可不少，

衆：有多少？

通：（板）扳開指頭算一算，殲滅敵人有十多萬，繳的機槍大炮堆得有山頭那麼高，（白）比你的大麻子還要多呢！

麻：去你的吧，一天到晚光談人家的，就沒有我們的好消息，誰要聽啊。

通：告訴你，馬上就要看我們的了。

王：看我們的？你說！

通：可別說我講的。

王麻：保證保證！

通：（快板）朱總司令親自到，光榮的任務往下交，要咱們部隊過黃河，乾脆澈底把五軍消滅掉，要替河南人民把仇報！（白）
這個消息怎麼樣？

班：小鬼，你在這裏亂廣播什麼？

通：好好！怪我多嘴，（欲下又折回態度嚴肅）馬上送水去啊！

班：麻子，你將那水桶盛水吧！（向王）老五，葫鐮怎麼還不回來呀？

王：恐怕又給老百姓去挑水去了罷！

班：好！老王，我們把水送去。

王：（搶起水桶對麻）麻子，這回可打到我老王家去了吧。（下）

麻：（內心活動、板）聽說就要過黃河，真叫我麻子心煩惱，家裏有老又有小，怎能叫我撇下跑！（白）老早就聽說要過黃河，想不到會這麼快，這怎麼辦呢？（胡挑水上）

胡：（板）非又遠來路又滑，天又冷來風又大，只要同志吃得好，自己疲勞算個什麼？（白）麻子他們兩個人呢？

麻：送水去啦。

胡：怎麼把火燒到外面來啦？

麻：沒有什麼。

胡：你看冰還沒燒透，倒把柴火燒光了，你也不想想，一根柴火老百姓化了多少心血才把它送到這裏來？

麻：你倒照顧得週到，一天到晚嚷着節省柴火節省糧，拚死拚活的，發的一股什麼傻勁喔！

胡：我一點兒也不傻，咱參軍就爲着幹活，我就不想閒着。

麻：你恐怕還在做夢喔。

胡：啥？

麻：你來呀！咱倆是一村的，旁人我可不說。

胡：說啥！

麻：剛才連部小鬼來說，部隊馬上要過黃河打仗去。

胡：咱出來就是爲着打老蔣，這下可好啦。

麻：你來呀，還有哪。你不知道，我聽人家說，黃河南地方可大啦，像到了外國一樣，那裏的南蠻子講啥也不懂，天氣又特別熱，拿塊生麵貼在牆上，一忽兒就晒熟了，再說離家一步遠一步，到什麼時候才回家呀？要是真的過了河，連捎個信也難啦，你不考慮考慮麼？

胡：考慮？你不往南，老蔣上那打去啊？

麻：我不是說這個，就是上南去，離家就遠了，怕回不來到了家！

胡：那兒是咱的家呀？我問你，我小的時候是賣油條的，你呢？

麻：賣豆腐呀！

胡：你是賣豆腐的，那我來說吧！（板）我胡鐸，從小就死了爹，爹死後留下半畝地，逼得大哥鬪關外，沒法就把四弟賣，留下我和三弟倆，拉着瞎娘街上竄，算個卦兒混飯吃，忍着飢餓苦難講，（白）想咱窮人的日子是多難受啊！

麻：（快板）你一提，我記起，那年我五歲，俺娘有病斷了氣，沒有錢，買棺材，怎能忍得埋下地？沒有辦法，要求地主借了借，買了兩張蘆蓆，才把俺娘埋下地，狗彘的地主黑良心，利打利，利滾利，東西賣光還不起，（白）被地主逼得沒法想，我爹就上吊死了。

胡：混賬地主真該殺，我記得清清楚楚，那年我和三弟炸油條，辛辛苦苦幹了幾年，總算積了幾個錢，又向地主借點債，才算置上二畝地，心想這下可過好啦，誰知道：（板）反而壓上個大石頭，一年收穫不夠還利息，日子過得更窮困，只好抽空去幫工。自從來了共產黨，咱們窮人才算得解放，我家也分到八畝地，又分磨子又分糧，母親再也不去要飯吃，大哥關外也轉回家，三弟娶了個新媳婦，全家團圓喜洋洋。（白）咱們

翻身是都虧着共產黨。

麻：對了（板）自從來了共產黨，撥開烏雲見太陽，地主再也不欺壓，又分田又分糧，從此我就當了村幹，我老婆也當上個婦救會長，（白）這好日子真是多虧共產黨！

胡：對啦！咱的翻身就是靠着共產黨，咱出來參軍是打老蔣是保田保家鄉，麻子，你想，要回家的思想可合適不？

麻：我是願意打老蔣，就是怕離家遠了啥也不便。

胡：麻子！你還記得嗎？在咱參軍的那天，村裏的老少爺兒們，叫咱要有志氣，戰場上多揍死幾個老蔣，爲鄉親們報仇，你還記得，識字班給咱們唱的那隻歌，什麼蠶豆開花黑良心，老蔣是咱們的對頭星，萬事都有一條根，蔣介石是咱們的大仇人，千重怨，萬重仇，咱們要把血債算清……。

麻：我本來就有這個思想，經通訊員這麼一說，心裏就亂了。

胡：再說咱倆貧窮是一樣的，家裏沒田沒有地，成天挨餓受凍緊褲帶的日子你不是沒有過過，多少年來咱就在黑夜裏過日子，自打共產黨來了以後，分到田分到糧，才算鬆了一口氣，這些，我們不能忘啊！

麻：（板）你的道理說得清，句句打動我的心，想從前，看今天，我的思想忘了本。

胡：（板）知錯能改就是好同志，以後咱倆多談談，你幫我，我幫你，咱倆好好兒在一起。

麻：胡鐸！我明白了，你的話我一定記住，以後一定向你看齊。

（閉幕）

第二場

地點：中原地區某一戰役中的火線炊事房

時間：寒冬

人物：老玉，麻子，炊事班長，通訊員，

麻：（一面工作一邊唱打得好）他媽的，你聽，吊毛飛機又來啦！

王：哎，麻子，咱們檢去！

麻：檢什麼？

王：檢糧食啊！

麻：他媽的，你饒了他吧，幾十萬人馬在裏頭吃草根，吃牛皮，連馬骨頭也啃光啦，人家好容易送點糧食來，你何必去搶呢？

王：不是擲糧食的，我看是來統計給咱抓來多少俘虜兵的。（突然機槍響）

王：哈哈！（哼）打得好來……好

麻：噫！胡鐸怎麼還不回來呀！

王：昨天晚上又不知道他拾了多少傷員！

麻：本來我想去的，他叫我在家燒飯，他和班長去了。

王：我看你是不想去的！

麻：嘿，你看錯人了！我現在已不是黃河北的麻子了，你不信，等胡鐸來你問他，是不是我要去。

王：你麻子還不是麻子，又沒有少了一點！

麻：他媽的，你光知道麻子麻子，你可知道，廟是那個廟菩薩可換了，我就是個鐵腦袋也給胡鐸打通啦！

王：不要瞎扯啦，胡鐸昨晚和班長抬了一晚打架，怎麼還不回來啊！

麻：雪下得這麼大，炮打得這麼緊，一晚上也够他受的。

王：我看咱倆快烙餅吧！

麻：對！快動手，老王，你去拿柴。

王：柴沒有了可怎麼辦？

麻：咱們趕快想辦法找去。

王：說得那麼容易，你不看看，這個莊連個人也沒有，上那去找呀！

麻：那怎麼辦呢？

王：怎麼？你也沒有辦法啊！我看還是把那家的一架織布机拿來劈劈燒了吧！（班長上）班長回來啦，前面情況怎麼樣？（胡上）

麻：噫，胡鐸來啦，你面色這樣難看，冷嗎？

王：累了吧！

胡：累啥！同志們在前面跟敵人拚命流血，咱抬抬担架有啥累！

麻：你們快休息吧，咱們來幹。

胡：不行！我還要燒飯咧！

王麻：那不成，快點去休息。

班：胡鐸！咱們去休息一會兒吧，讓他們幹吧！

王麻：對！（推班胡入內）

王：麻子，咱們去找柴火去，（班又上）

班：昨天柴火燒完啦？

王：柴火沒有了，班長，你放心去休息吧，我們兩個保證完成任務。
○麻子，走！

麻：那不……

王：你怕什麼，完成任務要緊，趕快去拾吧！（二人下胡上）

胡：（板）剛脫衣服想睡覺，眼睛想睡睡不着，恐怕他們攪得慢，
前面同志會受餓。（白）幫忙他們東西收拾收拾，把飯早點燒
好！（王麻扛織布襪上）

王：（板）這個事情真湊巧，

麻：（板）轉轉彎兒就找到；

王：（板）這個火柴乾又好，

麻：（板）又好劈來又好燒。

王：麻子，還是我老王有辦法吧。

麻：這個是個破的不要緊，要是新的麼……

王：本來就是個壞的。噫，胡鐸，你怎麼又起來啦？

胡：這織布襪修好還能用，拿來幹啥？

王：來，够燒兩餐的。（舉斧欲劈胡急忙阻止）

胡：幹啥的？

王：當柴火啊！

胡：那可不中。

王：怎麼不中？

麻：這是個壞的，沒有人要了！

胡（板）：老王麻子聽我講，羣衆紀律要照顧到，做這東西得多少錢，不能隨便破壞掉，打完仗來要生產，老百姓回來靠什麼？

王：你倒會說，（板）請你外面去看看，柴火那裏能找到，以前蔣匪住這莊，什麼東西都攪光，這個東西不好找，拿來你還不叫燒（白）平時紀律一定要執行，打仗打得這麼利害，完成任務要緊，還要講什麼羣衆紀律不紀律！

麻：這是個破的呀！

胡：（板）你說這話可不對，咱們打仗爲的誰，無論平時和戰時，紀律一樣要注意，打仗爲的是老百姓，要是咱們離開了老百姓，怎麼還能打得勝！

麻：（板）聽了你話心難受，千錯萬錯怪我錯，羣衆紀律沒有做到，這個織布機不應該扛（白）老王，那個時候我說是破壞羣衆紀律，你說是破的沒有關係，胡鐸這麼一說我就通了，我們把它抬回去吧！

王：要送你送，沒有柴火我可不做飯！

胡：老王！你別生氣，完成任務是對的，柴火我去找去，只要你們不破壞紀律就行啦。大麻子啊，千萬別叫他劈啦。（胡下）

麻：老王！剛才我也是不好，現在我們還是把他抬回去吧！

王：就是你，剛才我一心想完成任務，就沒有照顧到羣衆紀律，還是胡鐸照顧得週到。

麻：那剛才你爲什麼跟他發態度呢？

王：剛才還不是面子下不來嗎。喂，我說這次胡鐸柴火也够他找的

麻：你怎麼知道他找不來呢？

王：（板）這兒週圍幾十里，都被蔣匪攪殘光，樹木統統做碉堡，房子大部燒掉了，老百姓他也逃光，柴火他向那裏去找？

麻：你別看胡鐸，（板）柴火雖然是難找，困難他能克服掉，一貫

能够想办法，柴火一定找得到。

通：炊事班長！炊事班長！

王麻：什麼事？什麼事？

通：別鷄巴嚕噠，我找你們班長。

麻：在睡覺！

通：炊事班長！

班：幹什麼？

通：敵人可能要突圍，我們馬上有任務，連長命令兩個鐘頭內把飯送上去。

班：好！

通：（欲下又回）不要耽誤了。

王：糟糕！任務已經交下來了，怎麼辦？還是劈吧！

麻：慢慢劈，胡鐸已經找柴火去了。

王：任務這樣急，兩個點頭要送飯，怎麼來得及。

班：我們稍等一下，把麵先合合好。

王：麵早合好了，就等柴火燒鍋。

麻：（到門口張望）怎麼還不來，怎麼還不回來？

王：他媽的，你還等他來，任務完成不了誰負責啊？（炮聲槍聲漸起）聽！一定是敵人突圍了，班長！你說怎麼辦？還是劈吧！
（舉斧要劈）

麻：好了好了，胡鐸來了。

王：回來了？柴火有沒有？

麻：有！你看！搬了一大堆，趕快幫他去拿。（麻班下，接過柴火——敵人遺棄的炮彈箱——同上）

班：胡鐸你再慢一點，織布襪就劈掉啦！

胡：怎麼？要劈啦？

班：剛才連部來了一個命令，敵人恐怕要突圍，要我們在兩個鐘頭內送飯去，等你不來，真想劈掉它了。

胡：我劈柴火，你們趕快送回去，回來燒飯！

麻：趕快送去。（麻王下）

班：胡鐸你烙餅吧！（麻王上）

麻：胡鐸！我跟你燒火，

王：（開始烙餅）胡鐸！剛剛我爲了完成任務，沒有照顧到羣衆紀律是我的錯，你柴火那裏找的呀？

麻：（對王）胡鐸一貫能想辦法一點不錯吧？我們要向 he 來學習！

胡：我在前面炮兵陣地上找來的。

麻：你怎麼知道那邊有呢？

麻：我抬担架看到的，本來早就想拿，怕傷員多流血，我就沒有拿。

班：麻子快幹，前面槍已打響了。

麻：好！加油（槍炮聲越緊）噫！砲聲越來越近啦，（二個炮彈在院子裏爆炸全場驚伏地上）班長！這裏不成啦，快搬地方吧！
（又一炮）

王：這裏完不成任務了，趕快搬吧！

班：搬到那裏去呀？

王：後面有個莊！後面有個莊！

胡：沉着站起）那可中，再搬就趕不上部隊吃飯了，兩個鐘頭到啦，這是被咱包圍的敵人打幾炮壯壯胆的，咱們要堅持下去，快幹吧老五，你看，白麵變了黑麵了，快弄弄乾淨。

班：對對，我們應該堅持下去，快幹！（又一炮衆略驚仍緊張工作）

班：餅差不多了，你們在家收拾收拾我送飯去！

胡：班長，你在家照顧，給咱去吧！

王：班長，現在炮火打得那麼緊，炮火稀稀再送吧！

胡：班長，我不怕，我送。

班：你太累了，讓我去吧！

王：不！不！還是我們去吧！（胡挑起担）

胡：班長你在家照顧，我去，我有經驗了。

班：（送下）你可要小心着點啊！

翹：（從內挑上一担）

王：你怎麼？

麻：胡鐸能去，我就不能去？

王：（自語）胡鐸去了，大麻子也去了，我呢？

班：你看，胡鐸年紀這麼大了，昨晚上整整抬了十幾次担架，雪下得那末大，砲火打得這末緊，胡鐸眼睛又不好，跌下去又爬起來，爬起來又跌下去，肩膀都壓破了還不肯休息，我身體這樣好都吃不消，我雖是個班長，可是還頂不上他強呢？他剛才回來眼睛也沒有合過，又送飯去了，他這樣積極幹，咱們一定要向他看齊。

王：是啊！麻子已向他看齊啦！

班：不光是麻子要向他看齊，我們大家都要向他看齊，（板）上次我們來調防，借的巴斗沒送還，這時的紀律顧不上，這個巴斗難送回，胡鐸一見忙開言，這時的百姓遭了難，羣紀應當更照顧，我來把它送回去。（白）你看他羣衆觀念多麼強啊！

王：（板）我也知道，四個鐘頭六十里，跑步跑得喘不上氣，他把巴斗送還掉，滿頭大汗往下滴，問他爲啥這樣慌，他又說：恐怕燒飯趕不及。（白）可是想起我好吃懶做，真難爲情，班長！（板）班長班長聽我說，自己想起真難過，麻子已經向他學；我再落後不像樣，決心向他來學習，壞的缺點克服他。

班：你有這個決心，現在改還來得及。

王：好！班長，我決心向他看齊，以後你看看我吧！

班：好，以後聽你的。（麻上）

麻：班長班長！不得了，不得了，……

王班：什麼事？什麼事？

麻：我追上了胡鐸大家更緊張的向前走，這時候槍聲真厲害，猛的一聲，一個砲彈落下來炸開了，我連忙臥下來，等爬起來胡鐸就看不見了。

王班：怎麼？胡鐸不見啦！

麻：不是，他已跑得很遠了。